

蘇聯短篇小說集

永遠不會落的太陽

楊 苡 譯

新文藝出版社



馬梅德罕里等著

永遠不會落的太陽

楊 苡 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2 •

短篇小說

永遠不會落的太陽

原著者 馬梅德罕里等

翻譯者 楊 苡

*
* *

有 版 權

1951年5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5000冊

1952年2月新一版上海印5001—6500冊

書號 (265) [VI III 7] 定價 6,0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永遠不會落的太陽·····	E · 馬梅德罕里作·····	三
燭·····	K · 西蒙諾夫作·····	一五
女藝人·····	I · 愛倫堡作·····	二四
娜絲提雅——織花邊的女人·····	K · 鮑斯朵夫斯基作·····	三五
學童日記·····	E · 格林作·····	四四
後記·····		二四

永遠不會落的太陽

E·馬梅德罕里作

那是一個迷人的夜晚。一整天刮得挺有勁的風在黃昏時忽然停住了。它從樹頂上突然降落，像是被一個隱身的獵人底子彈擊中了一樣，擁抱着大地，摺起它底翅膀，安靜下來。

四週底一切如今都包圍在深奧的寂靜中。沒有一點響動。村莊旁的樹林發出一聲深深的嘆息便沉入睡眠。那些鳥，在風停前曾經在風中搖擺着的枝頭上間或打個盹的，現在平和地睡着了。

是這突然的靜止，使年老的伊薩從她底睡眠中醒過來了。

她從『沙克里亞』●底矮小的窗子裏向外看，夜晚像乳白色那樣地發光。那些

●『沙克里亞』——高加索底草舍。

樹頂是靜止的。只有星星在那高高的天空閃爍。

在日落前懸得低低的穹蒼現在髣髴像一個巨大的傘頓時展開了，它那深不可測的空間嵌滿了星星。

年老的伊薩望望她身傍睡着的孫女古姆魯。那年青的女孩子——她是十八歲了——睡得這麼甜，以致這老女人不願喚醒她。在春夜底寂靜中古姆魯底心房跳動着唱出一支充滿了春天和歡樂的歌。

而這老女人，這時她靠着窗子，開始諦聽着那支歌。她立刻理會了。那是一支多少年代以來便睡眠在每一個人底胸膛裏的歌，而在這種春天的夜裏開始蘇醒了，它訴說着一些陌生而奇異的事情……

老女人閉起她底眼睛以便更深地玩味這支歌，那時忽然她聽見別的音樂從菓園的深處發出來，她立刻睜開她底眼睛，一心地去諦聽。

是的，那是那隻烏底聲音，就是那隻鳥。

老女人彎身向她底孫女要喚醒她，在那斜射着枕頭的月光中她看見那女孩子底

眼睛是睜開的。

『我也聽見了，奶奶，』古姆魯說，坐起來。『是那隻鳥麼？』

『是的，』老女人回答。『起來吧，孩子。』

古姆魯愉快地從床上跳起來。她們，祖母和孫女，都沉默地穿着衣服，一點也沒耽擱的出去了。她們穿過那睡着的村莊底廣闊的街道，走向山中。

當她沿着那狹窄的無人跡的小徑往山上走去時，古姆魯底心越跳越快了。最後那隻等待很久的鳥開始唱了。它底歌預言着今天夜晚，山頂上的薄荷谷中那種珍奇的花將要開放，人們可以從那種花中製不褪色的染料以便紡線用。古姆魯曾經聽她祖母說過許多關於這種花的故事。她早就等待着這一天了，並且一直在催着她的祖母。但是老女人耐心地俟着時機，因為她知道這花不會開，除非等到只有她一個人知道的那隻鳥開始唱歌的時候。

古姆魯是不耐煩的，她跑上前去，總願意時時停住等着那慢慢地爬上山的老女人。

當早晨出來與她們遇見時，她們已經到達第一個山道了。她們決定休息一會。

老女人坐在一塊圓石上。古姆魯站着沉默地凝視着山傍照亮了的天空。星羣在荒漠的天上穩定地升高起來又漸漸地在那無邊際的空間中望不見了。

古姆魯有一種將她所看見的無論什麼東西都告訴她祖母的願望，但是她不能打破這沉默，忽然她覺得這沉默恰好表現她要說的，比言語還要能表現些。

古姆魯扶着她底祖母站起來，她們沿着這月光小徑走得再遠一點。天空漸漸地發出珠光如彗星一樣；繞過橫切那鋪着罌粟花的山坡的碎石巖，將她們帶到放羊人底營地。天空剛染上了一點黎明的粉紅色時，她們決定不停留在牧羊人底帳營一下，而逕自走下山谷。

她們爬上一座小山，突然爲一種強烈的醉人的氣息所撲襲。那是這山中薄荷底香味。這女孩子停下來深深地嗅着這香味，但是那老女人底頭卻因這氣息而感到眩暈了。她疲乏地蹲在地上，將她底手杖指着一個小山谷說：

『我們倒底到了，這就是薄荷山谷。』

古姆魯如箭一般迅速地往山谷下飛奔去尋找那珍貴的花，但是在一片花海裏惶惑地停住了。她沒法子在這些裏面去分辨哪一朵是她們所要找的。

女孩子帶着顫抖的聲音叫着老女人：

『可是在哪兒呢，奶奶？』

老女人只以微笑作答。然後她起來，慢慢地走下山谷。在她一路上有着數不盡的花，可是她都走過去了。她走遍了整個的山谷，在一堆帶刺的小叢前伏下。跟着老女人腳步的女孩子看見了在這堆小叢底陰影下有一朵柔嫩的小花底新枝。

『這裏就是，連根刨起來，』老女人說。

古姆魯就小心地開始將它們刨起來。這時古姆魯底頭巾全是深棕色的樹根，隱身的鳥底歌聲響遍了全山谷。老女人站起來要回去了。但是古姆魯不肯這麼早走。被這谷中的香味陶醉着，她癡癡地望着四周像是一個被蠱惑了的人，用她底大而黑的眼睛吸收着這個眩目的谷中各種色彩，髣髴她要將這些與她所採集的頭巾中的樹根一同帶走似的。

『來吧，我們得趕快了，』老伊薩忽然說，抓起女孩子底手臂。『要有風暴了。』

古姆魯像是從一個夢中走出來。抬起她底頭，她望望天空。一片烏雲掛在巉巖上面，像一隻黑鳥底展開的翅膀。古姆魯急忙拉着她祖母底手。

那些鳥底聲音忽然停住了。一種鬱悶的靜默統治了一切。

老女人和她底孫女還沒來得及找到崖邊的避雨處時，雷雨已在她們頭上發作了。

山峯顫抖着，丘邊與山谷都在雨中隱蔽了，閃電底金箭擊打着懸崖底尖頂。

風暴以一種震耳欲聾的轟隆聲滾過山谷。當烏雲在放羊人底營地上面散開，藍天再度出現的時候，古姆魯遙見一縷煙便指給她祖母看。

『是的，牧羊人燃起野火來了，』老女人說。『讓我們去暖和一下。把我們底衣服也烤烤乾。』

她們從她們避雨的地方出來，走向這些牧羊人那裏去。放羊人看見她們到來便

站起身來，然後他們弄來兩塊圓石頭請他們底客人坐在他們那裏不被煙氣熏着的地方。

『你從哪裏來，伊薩奶奶：』一個老牧羊人問，和氣地望着老女人。

『從薄荷谷來，』她回答，靠攏火一點。『我們在採集製染料的根。』

老牧羊人用火中的二根枝子點燃了他底煙斗，微笑着說：

『你把你底染料的祕密洩露給你底孫女了，這位姑娘是打算給她自己織一幅結婚的毯子麼？』

老女人沉默了一下，望望古姆魯底臉被火光烤得飛紅。或是因困惱所致，然後以驕傲的腔調說：

『不，她要用這些顏色織一幅父親底像。』

『父親？』老人問，驚奇地望着老女人『啊。這個人一輩子都是跟我一起在這些山裏消磨的！他早就死了，這孩子記不得他，這裏也沒有人還有他什麼畫像能保留他一點面貌的。』

『你誤會我了，老頭子』祖母微笑回答：『她要爲那變成全人類底父親的人織一幅肖像。』

老女人沉默了，同時這個名字『列甯！』從這些牧羊人底口中叫出來。他們一致轉過身來，欽佩地沉默着望着古姆魯。她坐着低下了頭。

老牧羊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打破了沉默。

『織吧，姑娘，織吧，』他說『我望你成功。做這麼一幅肖像要那圖式沒有一根線會因爲雪呀雨呀或是風暴而褪色。』老牧羊人懷喪地又說：『今年我們帶了他底肖像到山中來，可是風雨摧毀了我們底皮帳篷，把裏面什麼都沖濕了，他底肖像就成了一團皺紙。我們現在直到夏天末尾都成了孤兒一樣了……沒有了他底肖像。』

老人沉默了。古姆魯向上望望，看看那些牧羊人底臉，與他們悲哀的目光相遇，她思索起來。

被火烤暖後老伊薩站起來。一個年青的牧羊人陪送着他們下山。當他要離開時，古姆魯，她一路都是沉默思索着的，忽然轉身向老女人：

『奶奶，等我底毯子織成時，我要把它當個禮物送給我們底放羊人，這樣他們在山裏也不會因為沒有他底肖像而感到寂寞了。』

年青的牧羊人站立不動，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他用他自己底雙手捏住她底小手一下，就跑回去把這個女孩子奇異的允許的消息報告給他底同伴了。

老伊薩煮了那些根將線染成各種顏色。一天早上古姆魯醒來發見她底織機上裝飾了大大小小的顏色的線球。她走向前坐在她底織機前。她在薄荷谷中所稱羨的所
有那些可愛的花底幻象在她眼前掠過，而在她底手下那永遠不褪的花式便奕奕如生了。

冬天來了。山上和山谷全蓋滿了雪。但是古姆魯底眼睛只看見春天底花朵怒放的色彩，每一天嶄新的閃光的顏色與各種最精緻的暗影都在她底肖像中躍入生命。

就在她底夢裏也是各種顏色編織着指示給她新鮮的配合。

但是在古姆魯織完她底氈子那一天，當所有的大地全蓋滿了正月的雪時——在那個白色的冬日，黑色的消息插着不祥的翅膀敲打着古姆魯底窗子了。

女孩子吃驚地站起來。她從窗子裏望望那被雪舖了的村莊底街道，看見那深紅色的旗子降下了，並且用縐紗覆上。古姆魯離開窗子那兒又坐在她底織機前。她底手不聽從她了。眼淚使她底喉嚨哽咽起來。她看看那肖像，慟哭了，將她底頭倚在氈子上苦苦地大聲抽泣。

當女孩子抬起她底頭時，那冬天的太陽已經在那雪山上消失了。黑色爬上了雪白色的山谷，立刻那春天山谷裏的閃爍着的色彩在她眼前黯淡而消滅了。

一生的勞苦都沒有將老伊薩垮下來，但是她在這個消息底重擊下垮下來了。她望望那織在氈中的肖像，望望她那痛苦的孫女，望望那旗上的黑縐紗，然後她拿起一束白線像一個人夢遊似的走出去，用她最先看見底黑染料將它染了。以後她將這黑線交給她底孫女。

古姆魯將她底悲痛織入一條黑邊繞着她做好的氈子上。

第二天牧羊人在喪旗下面走來。他們在深沉悲痛的沉默裏站在古姆魯底窗前。她請他們進屋來。牧羊人揹着她底氈子慢慢地走回他們才來的路上去了。

而那個黑色的冬天也結束了。

春天又回來了。牧羊人又將他們底羊羣趕到山裏去，並且帶着古姆魯親手織成的氈子走到他們遙遠的草地上。

但是古姆魯仍然不愉快。那黑色的邊緣壓榨着她底心。

一天夜裏，古姆魯爲一種擊碎的聲音所驚醒。那是一場狂暴的風雨在山中吹打的吼聲。整個這一夜直到早上那風暴猖狂着，搖撼着山峯和山谷。整個這長長的一夜古姆魯是躺着醒了的，等待着黎明。一大早她喚醒了她底祖母。

『起來吧，祖母。讓我們到山裏去。我要看看我底氈子呢。』

老女人起身一點沒有遲疑地穿上了衣服，他們便走了。他們沉默地爬上了那熟習的道路，像在一個夢裏經過了沿路長得很豐富的罌粟花。當他們抵達牧羊人底營地時，太陽已經升起了。與狂風暴雨搏鬥的長夜已經過去了，牧羊人在整修着風暴帶給他們帳幕的洗劫，並且在帳幕四周掘着水渠。

看見了古姆魯與那老女人時，他們便放下他們底工作，快樂地向前迎接着她

們。古姆魯停住了，充滿了不安情緒，仔細觀察這破壞了的帳幕。

『古姆魯來看看她底氈子，』老女人對牧羊人說。『她要看看它怎麼抵擋夜間的風暴的。』

這些牧羊人便領着古姆魯和她底祖母到那他們爲懸掛那張氈子而築成的草舍裏。夜裏的風暴把那草舍底屋頂與門完全摧毀了，而那早晨的太陽明亮的光線正直射到氈子上。

一整夜這滂沱大雨就在浸濕着這氈子，而它那美麗的花式現在像彩虹一樣地閃爍。在春天的陽光下，氈子在千萬種眩眼的光彩顏色中放光。但是在這些光芒四射的花式中有一種是毫無痕跡地消褪了，——那就是古姆魯在那痛苦的日子織成的邊。那黑的顏色全爲春天的雨沖洗掉了。

『啊，我底孩子！』老牧羊人說，凝視着古姆魯：『那些黑顏色不是爲他用的……因爲他對我們可不就是一個永遠不會落的太陽麼……』

在古姆魯底眼前再度升起了春天山谷中各種花朵的幻象。